



学习资料

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出版说明

这辑《学习资料》汇集的文章，除篇后注明出处外，都选自《人民日报》。这些文章，揭露了苏修对外扩张、侵略的反动面目。我们把它汇编出版，供广大读者参考。

一九七三年九月

目 录

两代王朝 一条黑线

——评新沙皇为老沙皇侵略扩张翻案…………… 1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7

苏修竭力争夺海洋霸权的罪恶行径 …………… 11

撕下苏修在地中海问题上的伪装 …………… 17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 20

苏修为朗诺集团唱挽歌 …………… 24

苏修休想招摇撞骗…………… 27

苏修大搞出卖阿拉伯人民和向中东扩张的勾当 …… 30

苏联对拉丁美洲无核区的两面态度 …………… 34

占领愈久,绞索愈紧 …………… 36

如此“兄弟合作”

——评苏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控制…………… 39

第三世界蓬勃兴起反对大国霸权 …………… 42

两代王朝 一条黑线

——评新沙皇为老沙皇侵略扩张翻案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举世皆知，在历史上沙皇俄国曾长期穷凶极恶地对外侵略，扩张领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愤怒地揭露和谴责过沙皇俄国的侵略暴行。但是，今天苏修领导集团却公然篡改和伪造历史，竭力替老沙皇翻案，以此为他们自己推行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解。

其一，否认沙俄曾争霸世界，而把沙俄夺取殖民地说成是为了防止他国扩张，是为了使当地人民摆脱他国奴役。

马克思当年在谈到沙俄的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恩格斯也指出，沙俄“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表表明，在一九一四年，沙皇俄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而占世界第二位，比法国、德国、美国 and 日本的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多。而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却说什么，“关于沙皇俄国的目标是称霸世界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明的”，并说“在一九一七年前整个世界历史中，俄国被错误地说成是一个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侵略势力”。

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时指出：“资

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他还指出,沙俄同英国在中亚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苏修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历史》却说什么沙俄之所以侵占中亚,是为了“抗衡英国在中近东的殖民扩张”。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宣扬,由于沙俄兼并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劳动人民摆脱了浩罕封建主的残酷压迫,被从东方其他落后国家的奴役和英国扩张的威胁下拯救出来。”

其二,把沙俄蚕食别国、企图征服别国说成是沙俄奉行“睦邻”政策,支持“解放”,甚至说是沙俄“遭到侵略”。

马克思在谈到沙俄侵占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广大领土时说,“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列宁也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苏修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却公然说什么“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对中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力求建立睦邻关系。”“沙皇政府既未曾主动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也未曾主动地维护一八六〇年以后一系列条约。”他们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历史》一书则说,在签订了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后,“沙俄对华政策依然如故,即建立在和平基础上”。

马克思说:“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苏联历史》却说什么,“在俄国支持下出现了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在一起的罗马尼亚王国”。在他们笔下,沙皇俄国似乎成了罗马尼亚民族的大恩人。恩格斯当年曾经把沙俄吹嘘的“解放”保加利亚称之为“沙皇式解放”,“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而《苏联历史》却强调“俄国人流

了许多血，以帮助保加利亚人从土耳其桎梏下获得解放”。

在俄国同伊朗（即波斯）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是俄国“入侵波斯”；沙俄通过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不仅“从波斯夺去了若干地区”，甚至“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恩格斯指出，“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指波斯）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四十九卷也明确指出，俄国和伊朗关系恶化的起因是沙俄“扩大疆界”“力图攫取里海”并“向波斯进攻”；而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是沙俄“在波斯的掠夺殖民政策”的成就，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苏修出版的《世界通史》却把战争起因归咎于伊朗采取“反俄行动”，沙俄的土地“遭到侵略”；提到上述条约时避而不谈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反而强调什么“双方的商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简直篡改成平等互利的条约了。

其三，把沙俄的强力并吞说成是“自愿归并”。

大家都知道，现在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当初都是沙俄强力并吞的。马克思在谈到沙俄的领土扩张时指出，俄国从彼得大帝那时起就在“抢夺领土”。恩格斯说，“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他还指出，沙俄“征服了中亚细亚”。苏修在其出版的书刊中却说什么，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巴什基里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等等地方的人民，有的“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有的“申请加入俄国国籍”，有的甚至进行了“争取重新归并俄国的斗争”。似乎四面八方都在邀请沙俄前去

侵占！然而，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卷就戳穿了这种谎言，它写道：所谓“哈萨克人民‘自愿臣服’”只不过是“明摆的谎话”，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和哈萨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竭力散布的”“神话”。一语击中了今日苏修的要害。

其四，把沙俄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描绘为“幸福的天堂”。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表指出，在一九一四年俄国的二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就有一千七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是殖民地。列宁一再指出，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斯大林也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然而，苏修出版的《苏联历史》、《土库曼斯坦》和《亲爱的乌克兰》等书却说什么“俄国给（中亚）大地带来了幸福的世纪”，沙皇俄国是土库曼的“救星和保护者”，沙俄并吞乌克兰使“乌克兰人摆脱深重苦难而开始幸福生活的新时期”。为了把沙皇俄国说成是各族人民“幸福的天堂”，苏修公然篡改历史。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二卷指出：“沙皇俄国的殖民政策使吉尔吉斯人日益贫困和灭绝，吉尔吉斯人口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年间减少了百分之七到十。”而苏修头目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却说，沙俄的统治使吉尔吉斯“摆脱吉尔吉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遭到灭绝的威胁”。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史》还承认，摩尔达维亚被沙俄并吞后，由于“其殖民地地位所制约”，形成了“经济的片面农业性”，“工业发展得很薄弱”。而一九六八年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却说什么沙俄并吞摩尔达维亚“保证了摩尔达维亚人有可能得到更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根据这种伪造的历史，新沙皇就作

出了一个结论：“归并（于沙皇俄国），即使是强制实行的归并，也可能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见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逻辑，是赤裸裸地鼓吹侵略有理。

苏修否定革命导师们的论断，篡改和伪造历史，替老沙皇侵略扩张辩护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勃列日涅夫之流一向喜欢吹嘘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但他们关于俄国沙皇的言论却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苏联领导集团的谎言，同老沙皇及其将军、大臣、御用文人的言论倒是如出一辙。如果说当今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与老沙皇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老沙皇在某些场合下还吐露一点真情，而新沙皇却更敢于硬着头皮撒谎。彼得大帝在谈到征服哈萨克的策略时说：“只要能仅用一纸条约责成接受俄罗斯帝国保护，那怕耗费巨额费用，甚至耗费百万巨额，也在所不惜。”一语泄露了“自愿归并”的真相。而勃列日涅夫之流却死咬住“自愿归并”不放。沙俄驻华公使普提亚廷承认，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按照条约无可争议属于中国”。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承认，当地存在“中国官吏和岗哨”。而勃列日涅夫之流却硬说什么，当地的居民“不属任何人管辖”，“乌第河以南的土地没有划界”，当地“没有清朝的管辖机构”等等。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沙皇比老沙皇还要沙皇！

新沙皇为什么要这样卖力地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辩护呢？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这就是答案。两代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王朝，被同一条黑线串在一起，这条黑线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

扩张的本性。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后一王朝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篡改，也是篡改不了的。勃列日涅夫之流新沙皇妄图为老沙皇翻案，走老沙皇称霸世界的老路，只能落得比老沙皇更可耻的下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

被苏修更改的地名中有：

“伊曼”区 and 市，现被改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河”）区 and 市。伊曼为河流名，河口的城市也以此命名。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八记载，永乐八年（公元一四一〇年），明朝政府就在那里设立了“亦麻河卫”。清朝初年杨宾著《柳边纪略》卷三记为“伊瞒”。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将这条河记为“尼满河”，河口城市记为“尼满屯”。亦麻、伊瞒、尼满、伊曼为同一满语的译音，意为“山羊”。苏联国家地理著作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苏联考察家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一书也指出，“在一八五四年编纂的旧地图上，这条河标名为‘呢满’。这是满语，意为‘山羊’。由此很易转为另一词‘伊瞒’。乌德海人简称之为‘亦麻’。”

“苏昌”市改为“帕尔季兹斯克”（意为“游击队城”），“北苏昌”工人村改为“乌格列卡姆斯克”（意为“煤”）工人村。清朝道光初年萨英额著《吉林外纪》卷八关于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的一条纪事中提到这个地方，当时记为“苏城”。

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中国人》一书也指出，“苏昌”即汉语的“苏城”。

“里伏锦”工人村改为“鲁德内”（意为“矿砂”）工人村。“里伏锦”工人村是以同名河流命名的。这条河流清朝《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记为“富齐河”，《皇朝直省地輿全图》记为“富金河”，《宁古塔地輿图》则标出了“里伏锦”、“外伏锦”二条河流。“伏锦”是满语，意为“创始”。

“宏格力”工人村改为“古尔斯科耶”工人村。“宏格力”是以流经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清朝出版的文献中载有这一地名。

“帖提尤贺”区和工人村改为“达利涅戈尔斯克”（意为“远山”）区和工人村；“帖提尤贺码头”工人村改为“鲁德纳亚·普里斯坦”（意为“矿砂码头”）工人村。这几个地名都是以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名称，《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写有一段解释：“它的名称是畸变了的中国词‘野猪河’。它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由于那里的野猪有一次咬死了两个猎人。”“帖一提尤”由“野猪”一词转音；“贺”即汉语的“河”。

“西南岔”工人村改为“切列姆沙内”工人村。西南岔为汉语。苏联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阿尔先耶夫著《德尔苏·乌扎拉》一书也指出，这是中国起源的地名，意为“西南方向的分岔”。

苏修为什么要更改这些地名？为了替沙俄的侵华罪行辩护。多年来，苏修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编造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是沙俄首先开发的无主土地的大谎言。按照苏修的说法，在这些地方，不仅汉人没有居住过，甚至满人也没有居住过。既然如此，如仍保留这些地方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名，岂非莫大讽刺！所以，非改掉不可。美国《纽约时报》

指出，苏联政府“决定重新命名远东城镇，看来是要消除这个地区曾经是中国领土的证据”。一语道破了其中奥妙。

至于那些替沙俄侵略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地名，例如，以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庙街）；以那个屠杀远东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和以吃人肉闻名的波雅科夫的姓命名的“波雅科夫”；以各个时期著名的侵华头目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依、卡扎凯维奇等人的姓命名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伯力）、“穆拉维约夫卡”、“涅维尔斯科耶”、“卡扎凯维切沃”；歌颂沙皇侵略“武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表示沙俄殖民者侵占该地后向沙皇“报喜”之意，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兰泡），等等，却是表彰死了的侵略者、鼓励活着的侵略者、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狂热的好教材，是无价的国宝，那是断不能改的。

为了鼓吹侵略和扩张，用侵略头目的姓名命名的地名不能改，对侵略头目的历史公正评价则不能不改。例如，三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曾经公正地指出：哈巴罗夫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哈巴罗夫向和平的达斡尔地区进军时，残酷枪杀居民，掠夺该地区。城市成废墟，耕地被抛荒，居民惊慌不安，背井离乡。”而当地居民的多次起义都“遭到哈巴罗夫的残酷镇压”。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上，同一个哈巴罗夫却被说成是“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他“在一六四九——五二年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完成了一系列进军，这些进军是阿穆尔地区考察史上的重要阶段。”至于穆拉维约夫，那就是更了不起的侵略者了。所以在伯力的博物馆里，现在还要陈列着颂扬他“赫赫战功”的大幅绘画。法国《快报》意味深长地说：“穆拉维约夫将军的铠

甲上就只缺了一个勋章：苏联英雄勋章。”

改与不改，两种手法，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勃列日涅夫之流既然要继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自然要千方百计消除老沙皇的侵略罪迹，把侵略者捧为英雄。这是必然的逻辑。

但是，更改地名并不能改变历史，也掩盖不了沙俄的侵略罪行，何况在沙俄侵占的中国土地上，用汉语、满语及其他中国兄弟民族语文命名的地名之多是改不胜改的。就是把苏联现存的所有地图统统烧掉，把所有地名都改用俄语名称，那也不能把别国出版的地图统统烧掉和改掉。这种更换地名的拙劣手法，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愿望相反，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侵略野心罢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

苏修竭力争夺 海洋霸权的罪恶行径

海军某部 秦 新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实现它建立梦寐以求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的狂妄野心，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它把积极进行海上侵略扩张活动，大力争夺海洋霸权，作为争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再一次充分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狰狞面目。

疯狂进行海上扩张活动

苏修叛徒集团争夺海洋霸权，首先表现在极其猖獗的海上军事扩张。它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在世界的各大洋窜来窜去，横冲直撞。苏修海军头目直言不讳地供认：在“世界海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

苏修海军在海上的军事扩张活动，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一九六四年，苏修的军舰钻进了地中海。一九六七年夏天，苏修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把大批军舰驶入地中海，并在那里设立了常驻舰队。它在地中海的舰只经常保持在四、五十艘，不久前更增加到近六十艘。苏修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极力攫取海空军基地，建立军事基地网，并加紧向地中海西部地区扩张。一九六五年，苏修开始派遣舰只

闯进印度洋。一九六八年向印度洋正式派出了常驻舰队。此外，苏修还经常派遣舰艇编队驶入印度洋活动。它在印度洋沿岸攫取了大量港口和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并且竭力向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湾）和马六甲海峡扩张。它把大批舰艇开进了孟加拉湾的港口。它向波斯湾（阿拉伯湾）派出过巡洋舰和其他舰只，现正在波斯湾（阿拉伯湾）顶部建设海军基地。它力图在马六甲海峡两侧取得新的立足点，公开鼓吹马六甲海峡“国际化”。在太平洋，苏修舰队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扩大到了我国沿海和太平洋的中部和西部。它的潜艇曾经到太平洋中部游弋。最近，苏修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悍然派遣一支由驱逐舰和潜水艇组成的舰队驶过台湾海峡。苏修军用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在日本附近水域，苏联军用飞机“接近次数猛增”，有时一天竟达三次。在大西洋，苏修舰只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就进行巡逻活动，并经常在挪威海和冰岛附近海面举行演习。苏修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经常从大西洋进到加勒比海甚至深入墨西哥湾活动。

苏修竭力企图提高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它派遣舰队在各大洋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一九七〇年，苏修出动了包括巡洋舰在内的各种舰艇二百多艘，在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及其毗邻的各个海域，进行了世界海军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演习。一九七一年，苏修还派出舰艇编队到夏威夷一带举行演习。它还向各大洋派出了大量的所谓“海洋考察”船，窃取海洋情报，甚至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进行军事侦察。

在进行海上军事扩张的同时，苏修极力进行海洋经济掠夺。它派出大量捕鱼船队，任意闯入别国沿海，大肆掠夺别国海洋资源。目前，苏修除拥有大批一般渔船外，还建立了“四

千艘共六百万吨远洋型的大渔船队”。这些渔船，遍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世界其他水域，并不断闯入别国领海捕鱼。据有关资料，苏联一九六八年在非洲西部近海的渔获量比一九六七年增长一倍以上，相当于该地区十一个沿海国总渔量的百分之四十五。苏联渔船在巴基斯坦沿海捞走了大量的鱼和名贵的虾，使得巴基斯坦大鱼的捕获量从一年前的平均每天一百吨减少到现在的仅十吨，捕虾量从去年初平均每天八万到十二万磅减少到目前的三万至三万五千磅。它不仅导致巴基斯坦大量渔民和渔业加工工人的失业，而且使巴基斯坦的外汇收入在一年内减少约一亿五千万卢比。不仅如此，苏修渔船还对巴基斯坦进行情报和颠覆活动。

为了进行海上侵略扩张，苏修一再叫嚷要建设一支“能解决进攻性战略任务的远洋海军”，大力加快海军发展的步伐。它在继续发展潜艇的同时，加速发展水面舰只。据外电报道，苏修“正在采取更多的步骤”，“要建造一整批航空母舰”。前不久一艘“足以同时容纳三、四十架喷气式飞机和三、四十架巨型直升飞机”的“基辅号”航空母舰已经下水，又开始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明斯克号”。目前，苏修拥有各种作战舰艇和辅助船两千余艘，共二百余万吨位。这种日益膨胀的海上力量，充分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争霸海洋的狼子野心。

编造“扩张有理”的强盗逻辑

苏修叛徒集团的海上侵略扩张政策，严重地损害和威胁着广大中小国家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苏修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大堆“扩张有理”的强盗逻辑，竭力为其海上侵略扩张行径辩护。

一曰“海洋自由”。苏修的宣传工具从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肮脏资料中寻找所谓法律“根据”，鼓吹“海洋自由”是“普遍承认的原则”，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包括它们的老祖宗沙皇在内，“也都维护海洋自由”。这种拙劣引证，除了为老殖民主义者歌功颂德以外，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直接针对当前亚非拉国家维护海洋权的斗争而提出来的。近年来，许多拉美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资源，根据本国地理、地质和海洋生物的特点，以及合理利用本国资源的需要，确定自己的领海和管辖范围为二百哩。广大亚非国家也规定了各自的领海宽度，从十多哩到二百哩的都有。这一捍卫国家主权和资源的行动，是正当的、合法的，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由于打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海洋的野心，竟遭到了它们的横蛮反对。苏修公然攻击拉美国家是在“扩大自己的疆界”、“损害其他国家的权益”、“违反国际法”等等。这就清楚地表明，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海洋自由”，完全是为了实现其“最大限度的公海，最小限度的领海”的如意算盘，妄图为其推行海上侵略扩张大开方便之门。

二曰“利益有关”。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苏联海军舰艇在世界各大洋游弋，是因为“安全的利益需要”，甚至露骨地叫喊：“苏联舰队……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行在北极、南极的海洋上和地中海上，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这完全是海盗腔调！试问，苏修的军舰在地中海胡作非为，向地中海沿岸国家谋取政治特权，甚至阴谋颠覆人家的政府，它的所谓“安全利益”究竟在哪里？苏修把它的军舰开进印度洋，它的“安全利益”又在哪里？正如一则外电指出的：“除非俄国人想通过进驻一支强大的海军来运用其政治力量，此外，他们在这个地区是没有什么国家利益的”。